

土叙争端背后的北约推手

柳思思 / 文

近期土叙边境连续发生的多起越境炮击事件，土耳其议会10月4日通过动议，授予政府为期一年的全权调遣军队跨国界作战。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10月9日在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上表示，如有必要，北约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支持成员国土耳其。至此，北约已经做好了借土耳其以介入叙利亚危机的准备，即北约通过土耳其对叙利亚施加影响，规划在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设立“禁飞区”“缓冲区”，最后，再根据北约的“共同防御”条款，对叙利亚实施干预。

土叙争端中的北约因素

叙利亚位于中东的心脏地区，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被认为是中东的“中枢神经”。叙利亚是伊朗的传统盟友，是俄罗斯的战略缓冲，也是北约推进中东战略的主要障碍。在美国与欧洲各国看来，如果能先扶持叙利亚反对派力量壮大，再鼓吹邻国支持，这种做法既能“合理合法”，又减少了北约因选举和军事开支削减等带来的成本负担，符合北约的利益。当前叙利亚反对派虽然在作战能力上有所提高，但整体实力依旧不足，各自为政，短期内难以整合起来。此外，反对派的队伍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激进势

力，北约实在难以将颠覆巴沙尔政权的“重任”完全托付给叙反对派。其他外部力量，如阿盟和海合会，虽然经济实力尚可，但军事力量有限。因此，整体军事实力相对较强的土耳其就成为北约的最佳选择。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明确表示，在叙利亚问题上，北约将全力支持土耳其。^[1]

土耳其是北约在近东地区的唯一成员国，也是叙利亚的重要邻国，两国之间隔着一条9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土叙两国在此之前关系良好，土耳其曾把与叙利亚改善关系视为“多年来最大的外交成果”。但自从2011年3月叙利亚政局出现动荡以来，土耳其不仅为大量叙利亚难民提供庇护所，还为叙利亚的海外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武器，积极推动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民主化改革，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作为北约成员国中唯一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迫切希望在中东事务上显示其作为地区大国的影响力，为北约推翻巴沙尔政权“投石问路”。然而，叙利亚毕竟不是利比亚。土叙一旦爆发战争，仍有诸多危险因素需要考虑。鉴于叙利亚、黎巴嫩与巴勒斯坦哈马斯三者之间盘根错节的联系，贸然与叙利亚开战，土耳其很可能陷入“越战式”的僵持作战局面，损伤土耳其的整体国力与影响力。叙

利亚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不同，叙利亚拥有伊朗、黎巴嫩等盟国，尤其是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一旦开战，这些盟友就会有所行动，其中真主党和哈马斯的极端作战方式、伊朗的杀伤性武器，都令土耳其十分忌惮。

土耳其进入阿拉伯人的地区作战还有可能将其卷入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教派的冲突之中，即以叙利亚、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国家与其他逊尼派国家之间的冲突。^[2]叙利亚是伊斯兰世界唯一什叶派占少数但占统治地位的国家^[3]，伊朗是唯一什叶派占绝对多数，宗教神职人员掌握实际权力的国家，其他国家如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国都是逊尼派执政的国家。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纷争由来已久，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教派冲突，必将加剧中东地区的动荡。因此，土耳其唯恐孤军作战，必须依赖北约的支持。

总体而言，土耳其进入叙利亚战局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与北约捆绑，一旦时机成熟，土耳其可能会在北约强大军事力量支援下挺进叙利亚。这还依赖于叙利亚国内冲突的阶段性成果，其中，叙利亚反对派与政府军对抗进入相持阶段便是一个重要的战机。对北约而言，土耳其是成员国中唯一的伊斯兰国家，又是叙利亚的邻

国,具有介入叙利亚问题的地缘优势。土耳其也急欲获得北约内部美欧等西方大国的好感,勇于充当反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急先锋。土耳其近期之所以频频炮击叙利亚,并且做出与叙利亚开战的准备,就是意在为北约介入战争制造借口。

北约对叙利亚态度日趋强硬

从2012年6月到10月,北约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日趋强硬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召开专题讨论叙利亚局势。6月,包括北约28国大使在内的北大西洋理事会召开,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专题探讨。第二阶段是北约释放对叙不满与施压的信号。7—9月,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通过多种场合表示,希望中国、俄罗斯向巴沙尔政府施加压力,促进叙利亚危机的解决。第三阶段是10月以来,北约严厉谴责巴沙尔政权违反国际法,认为其行为是“侵犯”土耳其,是对北约所有成员国的挑衅,根据北约《共同防御条款》,北约所有成员国有权做出军事回应。通过上述三个阶段,北约为干预叙利亚做好了前期战略准备。如何看待北约对待叙利亚的态度转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剖析。

第一,北约从幕后走向前台,在土叙问题上的态度由静观其变转为明显偏袒,不断施压叙利亚。在北约的大中东战略计划中,叙利亚一直是北约的重点关注对象,如果巴沙尔政权能像“阿拉伯之春”的埃及、突尼斯等国一样,不需要北约部队出动就能内部瓦解颠覆,当然最好。但从2012年6月以来,叙利亚局势演变出现了有利于巴沙尔政权的趋势,中俄在联合国涉叙决议说不,再加上伊

朗、黎巴嫩等盟国的支持,在无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预计巴沙尔政权至少能维持一段较长的时间。^[4]《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主编卢基扬诺夫撰文称:“如果一个月之前说巴沙尔政权的迅速垮台几乎是板上钉钉,那现在出言则应更加谨慎。”^[5]因此,在巴沙尔政权虽然岌岌可危,但仍然“危而不倒”的形势下,北约再也按捺不住,开始借力土耳其公开施压。

第二,为了师出有名,北约需要借保护土耳其安全为由打击叙利亚。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如果遭受袭击,可视为对北约全体成员的袭击。因此,一旦北约将土叙冲突事件定性为叙利亚对土耳其的军事袭击,叙方很可能会遭遇北约的军事打击。针对土叙边境愈演愈烈的争端,北约最高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召开大使级紧急会议并发表声明,称叙利亚近来在北约东南边境地区的侵犯行为,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并明显威胁到土耳其的安全,应引起北约所有成员国的严重关切,并应受到强烈谴责。叙利亚的局势发展将是北约的重点关注对象,先通过土耳其之手削弱巴沙尔政权,再以土耳其为北约成员国,北约理当支持成员国为理由正式干预,这在不失为北约介入叙利亚危机的最佳选项。

第三,为颠覆巴沙尔政权,北约可谓多管齐下。一方面,用“民主价值观”即“文的一手”来“融化”叙利亚,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长期战略,被称为“无形战线”与“没有硝烟的大战”。另一方面,在交替使用文武两手时,越来越依靠“武的一手”。这次对叙利亚实施严厉警告与威胁,就是用“武的一手”,强行

推行西方的民主理论,民主改造叙利亚。以前的南联盟、阿富汗、利比亚,北约实施军事行动之初,往往会打出“防止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制止侵略”的口号,其实质是在美欧控制下的北约干涉他国,是一种赤裸裸的干预行径。

北约干预与大国博弈

当前国际社会对叙利亚问题普遍缺乏共识,叙政府和反对派又难以开启和平进程,加之土叙冲突不断升级,北约干预的力度加大,叙利亚危机出现了难以控制的趋势。

叙利亚自爆发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以来,美国的立场日趋强硬:从要求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加快改革步伐,到要求巴沙尔政权下台并对叙实施包括石油和金融在内的多项制裁,再到试图强制推动叙利亚的政权更迭。美国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即彻底推翻巴沙尔政权,摧毁伊朗在中东唯一的战略依托。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早就叙利亚问题做出了表态,“如果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那么美军已经准备就绪,因为我们已在中东地区部署了精锐部队应对任何突发状况。”^[6]美叙两国交恶多年,从1946年哈菲兹·阿萨德建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开始,到2012年2月6日美方宣布再次关闭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其间66年中,美叙两国曾三次断交,又三次复交。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以叙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为军火和人员进出伊拉克提供便利为由,把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黑名单之中,并以此为由对其实施经济制裁,致使两国关系再度趋于紧张。2004年至今,美国总统签

署法令,对叙利亚长期实施经济制裁。

2001年以来,美国接连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随后布什总统开始推行所谓“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但遭到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抵制,并引发中东地区穆斯林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在中东陷入了冷战后最严重的战略困境。然而,随着“阿拉伯之春”的爆发,美国找到了实现中东民主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机遇,立即着手支持反对派,着力推动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的政权更迭。从目前的实际效果看,美国的立场有助于扭转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在中东地区面临的战略困境。

北约内部的欧洲国家也在进一步加大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试图彻底切断叙利亚政府的经济命脉。德国实施对叙利亚的石油禁运,禁止范围不仅包括进口叙利亚原油及石油产品,同时还包括对叙利亚石油出口相关的融资和保险进行制裁。法国禁止从叙利亚进口武器及为叙转运武器,禁止公民和企业为叙武器出口提供包括保险和再保险在内的金融服务。任何法国公民和企业均不得与第三国开展可能使叙利亚受益的军事合作,同时,还禁止叙利亚阿拉伯航空公司的任何航班进入法国域内机场。

俄罗斯对北约主张干预叙利亚的强势姿态表示坚决反对。俄罗斯呼吁北约不要为执行军事方案、建立人道走廊或者缓冲区寻找借口。^[7]这是叙利亚政局动荡一年多以来,俄罗斯向西方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出的最明确警告。这一警告源于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提出的“缓冲区”概念。依据土耳其与北约的设想,联合国应该授权北约在土叙边境设立难民营地,为这

些营地提供全面保护。这与西方国家在利比亚危机上提议设立的禁飞区没有本质区别,实质上仍然相当于军事干预叙利亚局势。叙利亚国内冲突激化后,俄罗斯一直顶着西方的压力向巴沙尔政权提供援助。叙利亚塔尔图斯港是苏联时期叙利亚留给俄罗斯的最重要的海外军事基地,对俄至关重要。巴沙尔·阿萨德对俄罗斯的SA—18“针”肩射型防空导弹、SA—15“道尔—M1”防空系统和“铠甲—S1”近程防空导弹表示了强烈的进口兴趣,面对西方的猜测、怀疑甚至指责,俄方并不多做解释,依旧执行自己的既定政策。据《纽约时报》报道,谈及对叙武器出口,俄罗斯军火巨头的高管甚至公开向西方叫板,声称俄制导弹足以击毁企图介入叙利亚国内冲突的美国战机和军舰,这些俄制武器可有效防御来自海上和空中的打击。^[8]

中国也反对对叙利亚施加单方面的压力与威胁。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实现停火止暴是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当务之急,和平而不是暴力解决叙利亚问题是正确的方式。叙利亚有关各方应该切实回应并落实有关停火倡议,以避免更多流血冲突,尽早开启政治对话和政治过渡进程。针对土耳其与叙利亚的争端,中方主张国与国之间应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呼吁土耳其、叙利亚等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反对外来势力干预,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行动,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自2011年10月卡扎菲被击毙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一直想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式”,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也一直蠢蠢欲动。虽然由于俄罗斯、中国等国的态度,北约

暂时没有展开行动,但是,西方大国和土耳其摧垮巴沙尔政权的决心,始终没有改变,土叙争端使叙利亚危机进一步恶化,叙利亚问题的和平解决更趋艰难。■

【本文系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研究中心2012年度资助项目(ASC2012QN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Michel Chossudovsky, "SYRIA: NATO's Next Humanitarian War?", Global Research, 2012, Vol 10, p2.

[2] 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两个主要教派。“逊尼”和“什叶”都音译自阿拉伯语,前者意为“道路”,指在穆罕默德之后,接受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四大哈里发所确立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后者意为“追随者”,特指第四大哈里发阿里的追随者。在伊斯兰社会的领导权问题上,逊尼派承认四大哈里发和以后的伍麦叶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哈里发的合法性;什叶派则认为只有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伊斯兰社会应该由阿里及其后裔领导,他们被尊称为伊玛目。

[3] 阿萨德家族信奉伊斯兰教阿拉维派(可视为什叶派支系),信奉该派的群众仅占叙人口的11.5%(包括该派在内的什叶派群众占17%),而叙国内逊尼派群众占到了总人口的68%,基督教信众占14%。

[4] 刘晨·叙利亚动荡的特殊性及其未来走势[J].亚非纵横,2012,2:18.

[5]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主编).叙利亚冲突是一所外交学校[N/OL].俄罗斯报纸网,2012-07-21. <http://www.rg.ru/>

[6] Rick Rozoff, "NATO ready to intervene in Syria?", Global Research, 2012, Vol 10, p1.

[7] Hussain Yasa, "Russia Tells NATO to Stay Away from Syria", *Outlook Afghanistan*, 2012, Vol 10, p2.

[8] Robb Mandelbaum, "Russian Arms Dealer Was Classified as a Small Business, Briefl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2012.